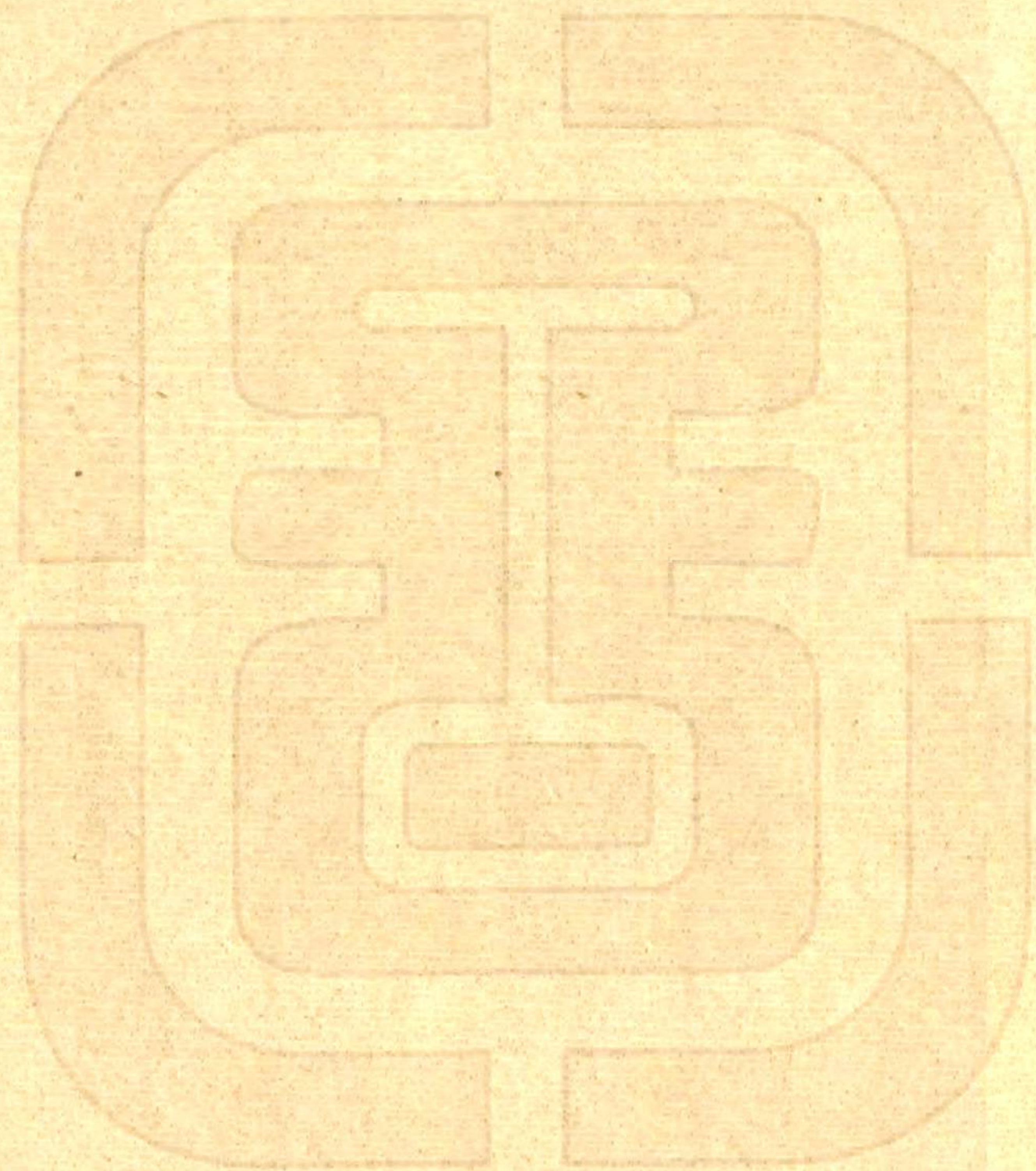


旌德縣志



旌德縣志

重修旌德縣志序

日誦錄
博五結

旌之有志自宋紹熙李伯山始其時
寧郡公邑山至無成書獨旌志
八卷與王粹九涇川志見收於
馬氏通考其激文考獻必有燦
然可觀者惜乎後之人不知寶貴

旌德縣志

卷之一

陳序

聽其湮沒於元明兵燹之餘而莫
之收拾也嗣後有成化志萬曆志
率皆簡斷編殘僅存什一其
全者惟有順治乾隆二志而順治
志詞尚簡畧未足備邑之掌故
乾隆志於其簡者詳之缺者

補之六既秩一有條矣然而疆域
之沿革未免傳訛曲禮之徵引
未免失濫職官選舉之敘列
亦少斲制之宜憲欲矯乎前
人之簡平不自覺見其繇而寡
當也自乾隆甲戌以迄今亦已五
十四年矣雖山川星野之般
列奉無遷移而學校田賦之
經制時有損益又況

聖澤宏敷淪浹肌髓民之從風而蹈
德者月異歲殊五十年來有
以科第顯者有以官蹟顯者

有以文學武功顯者有以敦
行孝義矢志冰霜顯者而其鳴
琴振鐸政成循吏德表人師
若又自有入也使不及時搜訪
著之簡編既無以表揚前烈
又何以懲勸未非守土者

責歎迄余下車之始郡伯
魯子山先生檄修邑志奉命不
遑謏陋是懼迺具書幣 謹
迓都邑及奉邑之學識該
洽文華雅馴者分曾任事開
館於丙寅四月至戊辰十月而

告成經分十門謹遵舊志而
於條目則小變之刪煩補缺釐
正是非庶幾有以信今傳後而
終以未見伯山之志各稽互考
擇善而從為不能愾然於心
也願吾於此竊有厚望焉旌之

地山多田少山得其七而田得其
三計小民終歲勤動不過數月
糧耳非瘠土乎哉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誠使女修織維男
務耕耘士沐琴書商勤販賈
喪禮讓息訟端康樂和親雍

雖穆、將見科第官蹟文學
武功卓一行儒林彪炳懋錄且
蒸、焉超前而軼後則是編之
輯也不更有待乎哉

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中冬
知旌德縣事陳栢德謹序

旌德縣志

卷之一

陳序

五



原序

蘇子謂旌陽主人曰志者國史之遺也古者列國咸有史官墨子言吾觀百國春秋以是知古之國未有不史者也封建更而郡縣而史氏之職廢於是國有不史者矣旌邑剏於唐之寶應析太平之一鄉居萬山之中最爲僻小雖然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而不史也主人曰唯唯否否邑故有宋元志我明有永樂志佚不傳耳非不史也且也成化志尙在民間焉蘇子旣從民間訪得所謂成化志者已卒業謂主人曰史矣然不國也史而不國猶不史也主人曰史矣何故不國蘇子曰邑人修之也余聞成化志旣成書旋格不行此不國之效與主人曰昔者仲尼非魯人耶修春秋而

旌德縣志

卷之一

原序

萬世不廢何故哉蘇子曰子以曩之執筆者仲尼乎哉仲尼亡乎私者也非亡乎私天下也亡乎私魯也非亡乎私魯也亡乎私正也歸田之爲序績也獲麟之爲瑞應也解者之謬也亡乎私正是故亡乎私魯是故亡乎私天下不然夫誰非強諸侯强大夫其力皆能使吾私之其誰不藉口焉匹夫何有而以筆則筆削則削哉曩之執筆者未亡乎私者也未亡乎私而力能使吾私之者有所藉口矣私其世系則譜牒之私其山川則神怪之私其邱里則景物之私其人則傳之序之記之歌詠之十卷之中率皆大家世族之題贈也吾故曰不國也彼其力不能使吾私之者又將藉口焉廢格不行有以也夫於是主人起而請曰夫邑人之不能爲尼父信矣第

國史之職廢已久矣待史氏而後史則是終不史也先生而
既言之敢以累先生蘇子不獲辭於是退食之暇取舊史加
隲括焉其上不足關政教下不足察謠俗無取也十五由舊
十五由新褒僅半之事則倍之矣庶幾免於記煩志寡之譏
乎至於進退古今之際不佞益用凜凜夫齊紫敗朱而朱者
恥爲朱矣明有議而幽有鑒不佞豈敢哉博以擬議之公以
去取之雖不足望仲尼之筆削要以使力能使吾私之者無
所藉口而不佞不任受德力不能使吾私之者無所藉口而
不佞不任受怨如是而已書既成主人請曰杞宋無徵仲尼
惜焉先生之書約而該博而核微而章做邑之文獻於是乎
存先生之惠吾邑大矣請授梓蘇子不獲辭從之萬歷戊戌

旌德縣志

卷之一

原序

二

冬晉江蘇宇庶書於縣署之四知堂

原序

邑有乘猶國之有史也而或者曰董狐邱明而後無史非無史也虛美隱惡意爲雌黃史不信猶無史也邑乘書成卽傳播境內見稍狗臆三尺童子羣起而摘之矣故邑乘者猶信史之遺也然邑乘之作邇者數歲遠者率數十歲偶一載筆非若國史之職有專官朝夕記註當事者復秦越視莫或修舉以故舊聞放失軼事泯闕問俗者有遺憾焉兵憲孫公惠民澤物三載化成而復修舊起廢釐然並舉邇者檄下郡邑採輯舊聞撰郡邑志以垂來禩備勸誠稱盛事云而旌陽一邑尤爲兵憲駐節之地親依檠戟沐浴教化萬歷迄今惟有歷年其間因革損益與夫典禮賦役官師人物之所當增入

旌德縣志

卷之一

原序

三

者亦不容緩丙申夏予視篆旌陽祇奉憲檄特委學博士毛元策劉完人生員方顯儒饒奎周震郭承掄汪承祉皇甫簡方瑗張譜等分曹載筆考獻徵文於是一邑之典故與夫宦績武功忠孝卓行節烈之項無不條分縷析毅然星列要使好古者攷其興廢牧民者察其得失侈遊者擘其山川採風者陳其龜鑑則是書之作吏治民教胥有裨焉而憲臺教養之德意庶益流播於無窮也已抑予更有進焉旌邑地瘠山髡庶土與穀土畧相當民數與穀數不相準且勇於私鬪健於天水百懲而未艾焉習尙云爾哉予今與若約士勤於序民安於野風俗寧儉無奢人情寧拙無巧則予數年來惓惓以訓率一郡而尤於今日之旌有厚望焉爰書之簡端以勸

來者

順治十三年丙申季夏江南寧國府理刑廳掌旌德縣事楊
光溥謹撰

旌德縣志

卷之一

原序

四

原序

戊辰歲余奉

簡命來宰是邑嘉平冬杪始下車閱志闕如文獻之謂何心竊訝之迨檢案牘業經王署縣據呈報修己巳春三月首舉紳士請余主厥事以唐地里志考之旌之爲邑創自肅宗七年析太平之一鄉建置廣袤視子男地介在萬山中峰疊澗清俗尚敦龐唐魏之風未泯也前明成化志弗可攷萬厯戊戌蘇令宇庶修輯事簡詞畧什一厘存我

朝順治丙申攝篆楊司李光溥重修無論冗漫非體而距今亦且百年曠邈湮軼無徵是虞修孔汲哉顧余甫蒞茲土夙夜冰兢每懷靡及况修志之難自古爲然惴惴焉弗獲勝任滋

旌德縣志

卷之一

原序

五

懼爰與同館諸君商酌至再越歲庚午復延吳門定湖葉太史辨晰疑似釐正舛訛先定綱目分爲十册部署亦旣分明矣至人物舊志所載亦如之其小傳必加刪改歸於簡當近復博採廣收擇其尤者若而人要皆準諸輿論核之鄉評信而有徵然後授梓並未有私心自用出自臆斷盟幽獨而質天日聊盡區區之心焉耳敢謂滄海無遺珠哉今夫山川不改城郭猶是而人事則遞變者也史記云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以余學識謏陋訟庭頗簡敷政未優兼之差委旁午何能與於茲役幸賴宗工法鑒諸君協志和衷集思廣益芟其繁冗補其闕畧以古雅之筆秉直道之公發潛德之幽光存典型於未墜余得藉手以觀厥成謂

非遭逢之盛與由是叅之往古驗之當今用以正人心維風
化勸農則賦稅易輸懲奸則豪強斂跡城垣保固則蒼生永
奠學校欽崇則孝秀蔚起他如蓄積預備於平日保甲謹嚴
於僻壤皆有以合人情而宜土俗以仰副

聖天子一道同風之盛治庶幾有嘗焉豈徒備一邑之掌故已哉
爰識其歲月僭書於簡端

乾隆十七年壬申冬月知旌德縣事李瑾謹序

原序

邑有志乘邑之文獻脩焉以故車書禮樂之化聲明文物之盛珥筆者胥於志乘是賴久而弗修文獻奚徵曩宰鄱陵嘗有志擬修而創始爲難卒致憾於未逮云今補授茲邑獲晤邑紳士之在京師者首詢土俗人情民生政治外具言縣志未修幾百年幸前任李侯舉修惜時勢之偶垂將伯之中阻工猶未竣焉余心誌之而又嘆觀成之亦非易也中稔後三日蒞任卽往宛謁郡尊蒙諭以旌志之未成者當督率以終其事余奉命唯謹旋署索全稿披閱其間紀載邑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跡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嘗考班氏諸地里志載古今沿革損益

旌德縣志

卷之一

原序

七

之故民風俗尚之殊甚詳而出筆謹嚴詞尚體要後之作志者咸宗焉是書綱舉目張條分縷晰燦然可觀無容贊一詞也因卽延集同館諸君重加整理刻期竣工而諸君固請余言弁諸簡端余何敢貪人之功以爲功第忝民牧深思稱職維艱而志書乃爲宰者勤民立政之大經實助余所不逮且是書之修歷六七年更五六邑宰而卒成於今其亦時與勢之適逢其會者也余故不辭謏陋而略識數言以應諸君之請並告後之官斯土者知所重焉

乾隆十九年甲戌孟冬知旌德縣事張澗謹序

旌德縣志目錄

疆域卷之一

圖考

沿革

星野

廣袤

形勝

山川

河道

古蹟

風俗

建置卷之二

城池

官治

公宇

倉廩

郵舖

營衛

街衢

坊都

坊表

橋梁

路道

學校卷之三

學規

學宮

歷代隆儀

國朝盛典

旌德縣志

卷之一

目錄

殿廡位次

釋奠禮樂

羣祀

學額

書籍

學田

書院

典禮卷之四

秩祀

公儀

迎春

耕藉

講約

鄉飲酒

鄉射

賓興

廟宇仙釋附

食貨卷之五

蠲賑

戶口

徭役

田土

貢賦

鹽法

積貯

物產

職官卷之六

職官表

政蹟

選舉 卷之七

辟舉

進士

鄉薦

明經 例貢上舍附

仕宦

掾辟

武職

封贈

壽官

義官

農官

人物 卷之八

名臣

宦業

儒林

文苑

武烈

忠節

孝義

卓行

懿行

善行

俠行

鄉耆

五世同堂

隱逸

寓賢

藝術

列女 閩懿附

藝文 卷之九

旌德縣志

卷之一

目錄

書目

奏疏

記

序

跋

論

說

傳

行狀

墓碑

詩

賦

雜記 卷之十

紀事

祥異

補遺

附錄

旌德縣志凡例 十八條

一志乘爲吏治民教所關罔羅纂葺官民均有責焉邑舊有旌川志宋李瞻撰謝昌國爲序其書散軼無存明有永樂志成化志萬厯志簡斷篇殘都無完本

國朝有順治乾隆二志順治志率意而作繁簡失宜惟乾隆志分門別類斟酌詳明今特據爲定本畧加增損

一新城王司寇云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修之各爲一集合之以行後人當取以爲法乾隆志引之誠恐後之載筆者妄爲刪改致沒前人苦心故特言之諄切今義例一遵舊志惟其中有與史事乖舛者有隨時制變移者不得不爲之釐訂固非好爲更張

旌德縣志

卷之一

凡例

一邑建自唐之寶應則沿革宜斷自唐其前固荒遠難稽矣今溯諸虞夏以來而以漢爲陵陽三國爲安吳殊爲穿鑿但宋志不可考而自成化以迄乾隆屢經修葺并爲一談故仍其舊目而旁引漢唐以後諸地理志以註明之

一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謂邑建自永泰初但樂記又載續會要云旌德縣即寶應二年析太平縣置考代宗於次年七月收元則七月以前自可稱爲寶應二年惟新唐書謂在三年者誤也今據李瞻縣壁記創於肅宗之七年實寶應元年也斷從舊志其名縣之意則取樂記而於方德讓宅之說但附見於建置官治中

一古蹟流傳每多牽合其有荒誕無稽者如孔子井之類則